

# Project Syndicate

## 奥林匹克民族主义的优劣

Jul 29, 2021 | NANCY QIAN

芝加哥—除被推迟一年外，2020年东京奥运会还饱受争议。最近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疫情所引发的担忧，78%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当取消奥运会。从那时起，日本媒体一直在关注并非所有来访运动员（其中包括100名来自美国的运动员）均已接种新冠疫苗的事实。

除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问题外，同样存在长期的政治问题，例如人们所普遍抱怨的奥运会鼓励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每场比赛，美、中、日、英、俄（因兴奋剂事件而遭禁赛后，俄罗斯就以“俄罗斯奥委会”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等主要竞争者均会就预期奖牌数展开对决。

各国政府均承认，体育可以增强民族认同感，而奥运会尤其可以树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各国政府一直利用奥运会来告诉本国民众，“我们的目标已经实现。”1936年，希特勒充分利用了柏林奥运会的主办机会，1931年柏林被选为奥运会主办城市，而当时比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上台还早两年。1964年，日本人利用东京奥运会来展示其二战后的全面复苏状况。而20世纪80年代，奥运会又变成了冷战足球场，美国在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而苏联又在1984年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各国政府愿意付出如此巨大代价举办奥运会的原因之一是看重其政治价值。中国曾耗资400~440亿美元——当时这一数字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用于举办2008年北京夏奥会。中国而后又被俄罗斯所超越，俄罗斯耗资约500亿美元用于举办2014年索契奥运会。在打破耗资记录并于同年吞并克里米亚之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支持率飙升。

毫无疑问，国际体育赛事可以放大民族主义令人不快的一面，例如1936年柏林奥运会。从历史上看，奥运会也在提醒被征服民众他们所失去的主权。直到1924年，波兰运动员只能代表其他国家获得奖牌。而在长达几代人的时间里，来自波罗地海诸国和乌克兰等被强行吞并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运动员则被迫代表苏联或者不参加比赛。

但国际体育赛事所引发的情绪并不都是坏事。对胜利的集体渴望可以减轻对少数群体的歧视，正如美国建制派认可杰西·欧文斯的才能，后者在柏林奥运会上赢得了4枚田径金牌，激励了几代年轻的美国黑人。最近，网球明星大阪直美的非凡能力让许多日本人克服了传统的种族和性别偏见。大阪直美点燃东京奥运会火炬将在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

体育赛事同样有利于新国家树立民族意识。1992年，纳尔逊·曼德拉出席巴塞罗那奥运会标志着南非摆脱种族隔离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克罗地亚人汇聚一堂为温布尔顿冠军戈兰·伊万尼舍维奇和篮球明星托尼·库科奇欢呼；而今天的白俄罗斯人则可以为冬季两项选手多姆拉切娃和网球明星阿扎伦卡感到自豪。

最后，国际体育赛事也为内部分裂国家的爱国主义建设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例如，研究人员发现，获得非洲国家杯和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大幅减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种族冲突，因为参赛可以赋予民众共同的体验并减少种族团体间的不信任。

诚然，虽然国际奥委会承认206个国家奥委会，但在参加东京奥运会的11,326名运动员中，仅来自14个国家的运动员就占到将近一半。除GDP分列世界第二和世界第十一的中俄两国外，这14个国家都是经合组织成员。自然，同样这14个国家也在奖牌数量和新闻传播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如此，奥运会仍对我们知之甚少的其他192个国家而言事关重大。对于这些领土面积较小、成立时间较短或经济条件相对贫困的国家而言，奥运会并非为了赢得最多的奖牌或者宣告超级大国地位。相反，重点仅仅是为分享参与经验。奥运会带来民族认可和团结，从而提供了建设经济和政治稳定的机会。

自从皮埃尔·德·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会以来，已经举办的52届奥运会带来了不少人们不愿看到的后果。但事实证明，它们在许多国家也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在那些从奖牌和地缘政治力量角度似乎最不重要的国家尤其如此。

## NANCY QIAN

Nancy Qian, Professor of Managerial Economics and Decision Science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s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is Founding Director of China Econ Lab and Northwestern's China Lab.

<https://prosyn.org/5of2xK2zh>

---

© Project Syndicate - 2022